

繆哲

祸枣集

人间的事，我偶有感兴，但胆小，逡巡避席。有时又觉得不可与言而与之，是谓失言。故二十年来，写的全是淡话。

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繆哲

禍來集

白謙慎題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祸枣集 / 缪哲著. —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
2011.1

ISBN 978-7-203-07130-3

I. ①祸… II. ①缪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1523 号

祸枣集

著 者: 缪 哲

责任编辑: 阎卫斌

装帧设计: 后声设计

策划出版: 北京汉唐阳光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 - 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: 655mm×965mm 1/16

印 张: 12.25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数: 1-10000 册

版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7130-3

定 价: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自序

从1986年开始，我就煮字为生了。其间最久的，是做编辑，煮别人的字。后则于编辑之余，间译几行书。嗣后弄学问，搞一些陈芝麻烂谷子。在这“五马换六羊”中，又偶应做报刊编辑的朋友之命，写些七杂八芜的小文，填报纸屁股；亦应书画界友人之请，玷人云烟。今小磊、红科两兄以为覆酱瓮可惜，命哀为一册，以应市需，这便有了底下的小书。

在《好书无秘密》一文里，我讲到我少年的理想，是做个韬奋那样的报人。这当然是瞎想，绝无可能。人间的事，我偶有感兴，但胆小，逡巡避席。有时又觉得不可与言而与言，是谓失言。故二十年来，写的全是谈话。其中“报尾”部分，多是朱巍兄命写的，刊于我家乡石家庄的《燕赵晚报》，其中多有乡亲间的体己话，庄外的读者，或不尽有兴趣。“说书”部分，乃多系刘小磊兄命写，登于《南方周末》。“忆往”的两文，是“地下”同仁刊物《手稿》的命稿，今征得两主人公同意，并揭于此。“谈艺”部分，是与书画界朋友的应酬，没什么意思，聊存纪念而已。二十年煮字，仅得这薄薄一册，深觉愧赧。

小磊兄与红科兄，催迫结集，如追亡遁；老友谨慎兄，自污清名，辱为题签。知己有恩，曷止“感谢”而已。

缪哲 2010年3月杭州阙壶斋

•
目
录
•

失 言

- 3 说同名
- 5 荷塘月色
- 7 全是鸡奸子草
- 9 北岛的“世界诗学”
- 12 与 H 先生论语文课本
- 15 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
- 18 法官的文学批评
- 21 国学的学与术
- 27 圣人与丧家狗
- 31 读《上学记》
- 34 读《剑桥艺术史》
- 37 读《荷尔德林后期诗歌》

感 兴

- 43 不为困穷宁有此？
- 46 标点
- 48 花木兰
- 51 母亲节
- 53 咖啡馆
- 56 布谷
- 58 “小姐”
- 61 官腔
- 63 说“经济”
- 65 经济文字
- 67 医生的书法
- 69 说雕桥

忆 往

- 77 开场白
- 79 记老 Tra
- 85 记骆驼
- 89 寿“边帅”
- 91 端端
- 93 短发
- 95 常情
- 97 鬼子来了
- 99 少不读唐诗
- 101 着读书十年，再来开笔
- 104 侄子，有空读一读古希腊吧
- 106 鹅妈妈
- 109 揪辫子与开鞋仗
- 111 游戏二则

说 书

- 119 好书无秘密
- 122 志愧谈
- 126 读《悔晚斋臆语》
- 129 读《邵燕祥诗抄》
- 132 旧上海的“人间喜剧”
- 135 序《中国好人》
- 138 《三尺书架》丛书总序
- 140 约翰逊博士的字典
- 144 谁实为之？
- 148 兰姆
- 150 基斯与乔雅
- 153 读《两百年的孩子》
- 156 《大学生活回忆》
- 159 《钓客清话》再版序

谈 艺

- 163 文人传统的绝唱
- 167 《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》
- 173 明瓚画集小引
- 175 《范硕书画集》序
- 178 《唐永谦画册》序
- 180 题松霖山水轴
- 182 跋赵俊奇书法册
- 183 书白联盛《称职的讲师》后

失言



金大侠的书，好到了天也就是游戏文，上不了高头讲章的台面。彼游戏以写之，我游戏以待之，这才是自尊、体面的做法。待之过其所当待，以为柯南道尔可方驾莎士比亚，金庸『雁行』于鲁迅，那就忘了『必也正名』的古训了。金大侠嘴上不灭你，但私底下，吾必见其掩口葫芦，有『对傻子不可说戏话』之叹。

说同名

同名不是问题。一在天南，一在海北，都无藉藉名，自然相忘于江湖，不会因此有烦恼。但脚不旋踵，迎面一个同名者；脚一旋踵，背后一个同名者；环顾左右，尽是同名者；自呼自名，却应者云集：那就不是愉快事了。

汉字有数万之谱，能作名字的，却百不得一。如纯动词不成，故“王拉李拽孙踢钱踹”，不见于名谱。形容词多寓褒贬，难以尽用。茫茫人海，未见以“汪逆”“陈奸”作名的，正是这道理。名词指陈事物，兼及雅俗，牛溲马勃，笼而统之。篆刻家邓散木自署“粪翁”“逐臭之夫”，别具一格，但多数人则格于常律，不拿屎尿埋汰孩子。故名词能作名字的，也百不一见。比如“虎”行，“狼”不行，可以名“骏”，但不能叫“马”，能称“寿”，不能叫“龟”。至于语气词与介词，则“哎呀”“咳哟”的，没个“名”样，“之乎者也”的，可惜太少。

但古人起名，虽有“不以畜牲，不以器币”之说，忌讳依然很少。故“黑臀”之名，可见于《春秋》。现在的人，哪怕屁股再白，也只供情人欣赏，不会以“白臀”为名，把优点挂在名上。故春秋有“伯禽”“孔鲤”，如今则无“王鸟”“张鳖”；战国有“重耳”“杵臼”，今天无“豁嘴”“面盆”。到了近代，取名的范围，也还是较宽的。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说：“以煤字作名号者殊少，现有陈荒煤，

较前有林耕煤。”但郑特加标举，亦见忌讳渐多的趋势。这样三除两去，能作名字的汉字，就“多乎哉？不多也！”了。求人不同名，戛戛乎难哉。

建国以来，凡事爱闹一窝蜂。如70年代前，人们争相名“军”，名“东”。70年代后，则男爱名“迪”、名“磊”，女爱名“莎”、名“蕊”、名“璨”，让人听着，俨然入了童话国。这样军来东去，迪来璨往，重名的事，就日见其多。故某些个地区，就有给孩子起三字名的号召。无奈听来不太像中国人，故应者颇寥寥。但也有例外。有回我的女儿回家来，说“田李太郎打我了”。我心想，这都他妈什么年头了，还欺负我们中国人，于是“噌”地站起来说：“那个小日本儿在哪儿？”未承想那小子是个中国人。

重名无大碍，却以不重为好。开放之前，“天下一统”，同名的事，自难避免。如今“到处闻人说自由”，当各出机杼，以汉字之多，不是非“田李太郎”不足示异于人。自陷囚笼，心存“这可作名那不可作名”的成见，名重了怪谁？谁说“不”字不入名呢？我有朋友之子名“不器”。谁说“商”字不入名呢？英美文学教授有“陈冠商”。汉代之“去病”，宋朝之“弃疾”，东坡得名于“登轼而望”，子由得名于“下视其辙”，莫不见开张视听的气象。到了现在，反拘拘牵牵，画地为牢，社会与个人，都为同名而烦恼。这是哪儿跟哪儿？

荷塘月色

我上馆子不点菜。自己呢，就吃自助，与人同去，就劳别人点。菜名的讲究太多，我搞不清楚。记得头一回吃亏，是同一个洋朋友。两人在琉璃厂街上，晃了半天，就近中午了，便踱到一个状如土地庙的馆子跟前。抬头看招牌，曰“孔膳堂”，启功写的，金字。我是穷措大，但洋人有钱。就它了。

进去一看菜谱，有点茫然。看名字，似选自《诗韵合璧》或“景物描写大全”之类的书，如“杨柳枝”“猛龙过江”“乌云托月”什么的。洋朋友不懂国情，以为饭店还卖书，便对服务员讲：

“不要书，请拿菜单来。”

得知这就是菜单后，我们定一定神，用颤巍巍的声音，胡乱点了几样。别的都忘了，只“乌云托月”还记得。乌云者，五六只黑蘑菇，月者，一颗白煮去壳的鹌鹑蛋也。

（补记：文章发表后，那洋朋友来信说，他记得所谓“猛龙过江”，是一碗酱汤里扔一根白葱。）

清人敦敏《瓶壶懋斋记盛》里，记有曹雪芹为朋友下厨的事。说他做的菜中，有名“老蚌怀珠”者，是把鱼扭切为蚌壳的形状，内置鸡脑袋一枚。这与我吃的“乌云托月”，可谓有同调。中山公园的名馆“来今雨轩”，据说曾取此为看家菜，鱼是武昌鱼，至若鸡头是来

亨鸡的，还是小笨鸡的，则未得知。前年夏天，社科院的朋友招饮于此，我仔细翻了菜谱，不见这“老蚌怀珠”。则知雅道凌夷，今不如古了。

还有种菜名，虽与风雅无关，但与“中国文化的精髓”，也颇有关系。如逞阿Q之强，不甘自弱，或牢骚漫世，过嘴瘾等。如忘了哪本书了，说日本侵华时，陪都重庆的馆子里，有道走红的菜，叫“轰炸东京”——其实是“锅巴肉片”。再有钱玄同的堂叔叔，因爱穿红缎子鞋、周作人等戏称为“红履公”的，据说即将他擅做的鸡蛋汤，称作“总理衙门汤”。盖“红履公”曾游学西洋，后行走于清朝的外交部（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），对本衙的颀硕与混蛋，深有所感。做鸡蛋汤，鸡蛋不能囫圇个，得打混了。故“总理衙门汤”者，即“混蛋汤”也。

据说今较大的馆子，每创一新菜，就请雅士来，为之起名字。这话我信。有回晋京，老友请吃馆子，菜谱里竟有“荷塘月色”一道。我去厕所的工夫，他把菜点了，其中就有这菜。什么东西？一坛子带汤的莲藕。

我心里一恼，就叫了服务生来。

“这玩意，”我拿勺子敲了敲坛子，“我就当是荷塘了。可你妈的月光在哪儿？”

他一言未发，用手指指我的头顶。

那上面有一只新月形的吊灯。

全是鸡奸子草

90年代前的广播节目单上，有一项如今已消失的类目，叫“电影录音剪辑”。没听过的朋友，看名字也能明白其内容：那就是录下电影的声音，做适当的剪接，最后成一档广播节目。为让故事连得上，中间得加一点串联的词。词的写法，记得当时有两派。一是“平实派”，即词仅有串联的功能，只要故事能连上，就不废话。另一派可称“藻饰派”，这一派的编辑，是以词为串联的工具外，还要敷展其语言之才华，勾陈故事之大义的。

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差使，就是录音剪辑。这差使的烦难，现在想来还头大。记得当时最怕的，一是武侠片，二是美国片。武侠片的麻烦，是动作多，故事少。叮里梆啷一顿打，编辑倘非金庸，会纸上谈武，播者倘非宋世雄，能嘴如爆豆，是无论如何讲不明白的。美国片的烦难，是它假定观众的脑子里，有适当的背景之知识，但这些知识，又只有美国的观众有。

这活我只干了两年，就改行去了。VCD出现后，我才又有勤看美国片的机会。但一切都变了：故事的情节，已不像原先那样，是必然产生于某社会之土壤的，如榕树生于热带，杨树生于温带。它哪儿都能生，哪儿都能长，像鸡奸子草一样，谁见了谁熟。于是美国的电影，此后就畅销于全球，——倘火星上真有“异形”，我想也必看得懂！

这商业的狡狴，以美国人领悟得最早，我们居次。记得前些年的

国产片中，还多有非中国人不能拍，非中国人不能懂者。现在也变了。记得数年前的 *The Nation* 上，有宇文所安（Stephen Owen）的一篇谈海外中国诗的文章。大意说他们写诗，往往意象先于语言。盖意象和美元一样，可流通全球，语言则如人民币，只能中国使。这一类诗，宇文起了个损名字，叫“世界诗”。比猫画虎，上举的电影，是可称“世界电影”的。

我有个坏习惯：每遇到和我从前职业有关的事，我就仿佛退伍的老兵听见冲锋的号角一样，有再试牛刀的冲动。比如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时，我就想串联词是否该这么写：

在随便哪个朝代随便哪个地点，有随便哪个皇帝，他有随便几个妻子，随便几个儿子，他们随便穿什么衣服，随便干什么事情，最后又随便有个结局……